

傳記文學叢刊

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高宗魯譯註

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右上图：容闳為清末中國選送留美幼童的催生者與保母，容闳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此圖攝於一九〇七年。

左下图：留美幼童有傑出成就者之一——詹天佑。圖為詹氏晚年接受香港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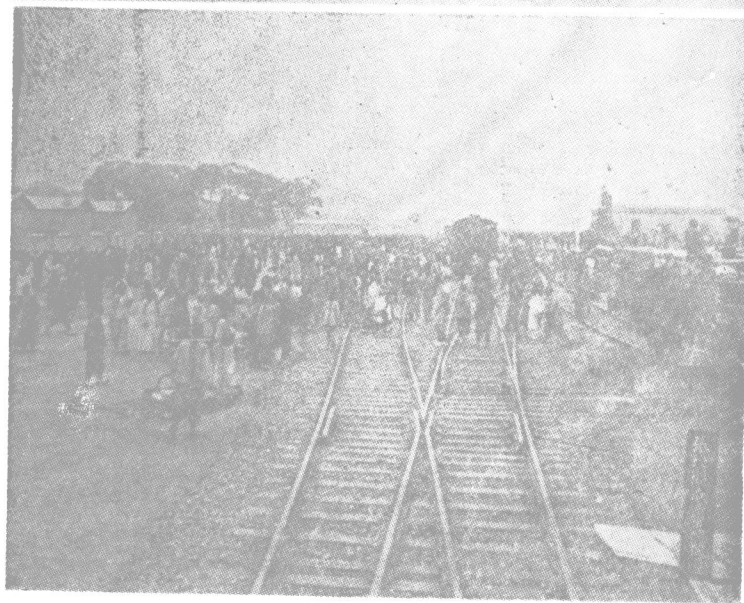
一八七二年中國選送第一批留美幼童啟程赴美前攝於上海「輪船招商總局」門前。下圖為部分幼童在美國舊金山登岸時攝影。



上圖：一八七八年中國留美幼童組織之棒球隊，後排右二為詹天佑。下圖：一八八一年中國留美幼童經過九年苦讀，詹天佑（二排右箭頭者）及歐陽庚（二排左一）等自耶魯大學畢業時與全班同學合影。



詹天佑（上圖前排左起第一人）主辦京張鐵路工程完工後，由郵傳部尚書徐世昌等在張家口主持通車典禮時攝影。下圖為張家口商民慶祝通車之熱烈情形。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400 Collins St., HARTFORD, Conn.
If not delivered within 10 days.



May 16, 1877

Miss H. J. Stetell
Sharon Valley
New Hartford
Conn.

你過唐人朋友

Sin Ye Tang.
Hong Kong.
China

唐紹儀字

Aug 10 1877

三級浪中龍見爪九霄雲外鳳翱翔
狀元榜上標金字直入皇都作棟樑

晚初黃曉桂

壽 祿 福

Wong Ucan Juang.
Yluang Gong.

August 10th 1874

China.

飛元大兄大人
十載政書向學堂果然富貴出文章
鯨魚湧出千層浪丹桂開時萬里香

附圖說明：(上圖) 清廷「幼童出洋肄業局」當時所使用之信封；(中圖) 幼童之一唐紹儀幼年在美字跡及中英文簽名；(下圖) 幼童之一黃曉桂在美所題之中國字及英文簽名。

TELEGRAPHIC ADDRESS
KALGANBY.
ESTABLISHED
A. B. C. SYSTEM
Engineering Telegraph
English Edition.

Imperial Peking-Kalgan Railway.
Peking, China, March 1908.

W. D. Northrop Esq.
Torrington, Conn.

Dear Willie,

Please accept the Photograph
Album of various interesting works of
the First Railway ever built by Chinese
Engineers, the Chief Engineer of which is

Your friend
Jesse Lee Lee

TELEGRAPHIC ADDRESS
KALGANBY.
ESTABLISHED
A. B. C. SYSTEM
Engineering Telegraph
English Edition.

Imperial Peking-Kalgan Railway.

Peking, China, Oct 18 1908.

To Mr. D. Northrop Esq.

My dear Willie,

I am sending by my
two sons, M. K. Tse and M. C. Tse,
who are being taken to study in
America by our Special Ambassador
Tong Shao Ye, a small vase of
Chinese Art for your dinner table
a small token of remembrance
which I hope you will accept with

Yours sincerely,
Jesse Lee Lee

詹天佑在一九〇八年及一九一〇年親筆寫給他在美國老師諾索布夫人的兒子威利兩封信。上函係詹氏贈送京張鐵路照像簿給威利，信中說：「這是中國工程師們建造的第一條鐵路。工程主持人就是你的朋友——詹天佑」。

Nolin Road
Westbrook, Connecticut
06498

May 11, 1978

Professor Timothy Kao
South Central Community College
60 Sargent Drive
New Haven, CT 06511

Dear Professor K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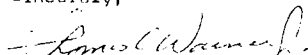
I am pleased to advise that I have decided to donate the material on Jeme Tien-Yow, et al., that has been in my family over 70 years to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in Taiwan. I believe it is there that this material will be put to best use and preserv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Just a few words of background data. Jeme Tien-Yow, Lo Kueh Shui (K.S. Low) and Ouyang King were three of several students who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age of eleven in 1870 to prepare for entrance to Yale University. They studied and lived at the Seaside Institute in West Haven, Connecticut until entering Yale in 1878. (The Headmaster, Mr. Luther

Hopkins Nor Throp was my great grandfather.) As you know, Yow and Shui became Engineers in the Chinese Railways and King entered the diplomatic service of his country. The material I have consists of 2 volumes of photographs pertaining to the Peking-Kelagan Railway, some photographs of these 3 men and letters written to Mrs. Luther Nor Throp and her son Willis Nor Throp in the period from 1896 to 1908. Mrs. Northrop assisted her husband at the Seaside Institute and, as indicated in the letter, wa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the early education of these men and also maintained contact with them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Yale and returned to China.

Inclosed is a listing of the material. I will appreciate your accepting this material and delivering it to the National Museum.

Sincerely,


Thomas C. Warner Jr.

TCW:vm
Inclosures

cc: H.H. Ling, Taipei Taiwan
Ho Hao-tie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Taipei, Taiwan

詹天佑童年美國好友威利·諾索布外孫湯瑪斯·華納教授將其家珍藏七十餘年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照片簿兩卷及有關留美幼童照片函件等珍貴史料，經由本書作者高宗魯教授，捐贈給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該館曾舉行巡迴展覽），圖為一九七八年五月華納教授致本書作者捐贈史料之原函縮本。

Inclosures

Originals of all material inclosed with letter of May 11, 1978 to Professor Timothy Kao, South Central Community College, New Haven, Conn.

- 1) Two volumes of photograp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king-Kalgan Railroad with letter of transmittal from Jeme Tien-Yow dated March 14, 1910.
- 2) Photographs:
 - (a) Large Family Photograph (early 1900's) of Lo Kwoh Shui and family
 - (b) Photograph of Ouyang King
 - (c) 2 Photographs of Lo Kwoh Shui } when students in the U.S.A. late 1870's
- 3) Letters:
 - (a) From Jeme Tien-Yow: Feb. 12, 1906 to Mrs. Luther Northrop from Tientsin
May 3, 1906 to " " " " Peiking
Oct. 24, 1906 to " " " " "
Dec. 11, 1906 to " " " " "
Oct. 18, 1908 to Willis D. " " " "
 - (b) From Mrs. Lillian King (wife of Ouyang King) to Mrs. Luther Northrop
7 letters from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over the period Feb. 28, 1906 to Jan. 2, 1907.
 - (c) Letter from Chinese Consulate in Washington D.C. to Willis D. Northrop, Oct. 9, 1903.
 - (d) From Ouyang King: Oct. 22, 1903 to Willis D. Northrop from San Francisco
Nov. 11, 1903 to Mrs. Luther " " " "
Oct. 24, 1906 to Willis D. " " " "
 - (e) From K.S. Low: Aug. 2, 1906 to Mrs. Luther Northrop from Hangchow
Oct. 22, 1907 to Willis D. " " Shanghai
Oct. 24, 1907 to Mrs. Luther " " " "
May 15, 1909 to Willis D. " " Nanking
- 4) Two pages of biographical notes on Jeme Tien-Yow & probably prepared by Willis D. Northrop in recent years.

Timothy Kao (高宗魯)

Received: Timothy Kao

Date: May 11, 1978

華納教授捐贈函所附之史料清單：①一九一〇年京張鐵路修築照片簿兩卷，②部分留美幼童早年照片，③詹天佑及其他留美幼童書信，④威利·諾索布撰寫之詹天佑傳記資料等，經由本書作者高宗魯教授負責簽名接受，轉交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典藏。

吳序

一八七二年，中國開始派遣幼童赴美留學，四年中先後有一百二十人放洋到達新大陸。不論他們在美境各學校課業是否完成，返回祖國後，都曾盡力推動國家社會近代化運動，各有或多或少成績留傳後人。其中如詹天佑主持建築京張鐵路，梁誠向美國交涉退還庚款成功。後來清華學校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即由此產生，繼續派遣學生留美，是一般人所熟知。

幼童放洋，既開啓「中華創始之舉，立古來未有之事」的新途徑，從此，近一百餘年來，至少有六條大道通往美國：①、清華學校資送（如趙元任、胡適等）。②、基督教會選派（如顏惠慶等）。③、中央或地方政府公費考選（如蔣夢麟等）。④、工讀（如蔣廷黻、晏陽初等）。⑤、自費生（如張伯苓等）。⑥、美國各大學或基金會獎學金（如丁肇中等）。總數多少，未見詳確統計。如以一九八四年臺灣海峽兩岸在美國進修青年學生合計四萬一千餘人估算，總數早應接近二百萬人。

中國留美青年學生回國後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如何？也沒有可資參考的史料或專書。今以具有七十餘年歷史的留美學生二百二十七人（蔣夢麟、胡適等未列名會籍）組織的「成志學會史略」所陳述，這二百餘人已確切實踐入會誓言——謹守立會最高目的：提高中國地位，互相奮勉努力爲國爲民服務——成績早已自有目共覩斐然壯觀。即完成學業後仍定居美國繼續研究或工作的，爲黃帝子孫增加光輝亦多

，如美國科學及技術界領導層或高級人員，華裔占五分之一。如按財富論：華裔美人位列第三，次於猶太與日本人後裔。

至於定居美國以講授或研究中國文化及歷史、文學、語言、圖書分類等，為專業的若干華裔學人，將中國文化及歷史各方面分別用專著、專文、資料介紹給美國各界，對於美國人認識了解中國種種，更是中美文化交流史實中重要一頁。最顯著的事實即美國曾學習華語的青年已能在漢語地域與華人流利談話。

近一百餘年中，華僑或華裔社會成份已逐漸煥然改觀，早已不被洋人目為洗衣工作是中國人惟一的專業。

不論回國服務或仍居美國工作的炎黃後人，大多將兒女孫輩資送入美國學校肄業，這批「小留學生」數目，近年來多有增加，一九八四年，美國加里福尼亞州立大學新生中有四分之一是華裔。

這些事實絕不是偶然的。如本書第六三頁結語譯錄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社論所指陳：「中國幼童均來自良好高尚家庭，歷經考試始獲甄選」。「他們機警、好學、聰明、智慧。像由古老亞洲帝國來的幼童那樣能克服外國語言困難，且能學業有成。吾人美國子弟是無法達成的。」「如果認為這些聰慧幼童僅由工程、數學、科學的領域中已得到滿足，而他們對美國政治及社會的影響而無動於衷，則將是不可思議之事。」

一百十四年來的史實證明：當時「紐約時報」社論所陳述，並不是虛譽或有意贊美及鼓勵。經由

上述六條道路繼續西行求學的中國青年表現出的成績，不只能克紹先哲前徽，並且又更上高樓——這自是黃帝子孫不只具備上錄「紐約時報」指陳的幾項優點，還有刻苦、節儉、耐勞的特殊秉賦。如近年來在美工讀學生中有若干人是輪流於暑假中擔任鋸斷大樹幹枝的苦工（每小時收入十元以上）以先後完成學業，即可見一般。

近十五年來，現在美國康州執教的高宗魯教授，每於周末假日，藉地利人和的便利，四處訪尋搜求有關留美幼童史實資料，先後完成三大工作：（一）、經手接收自威利·諾索布（Willis Northrop）外曾孫湯瑪斯·華納（Thomas C. Warner Jr.）教授處，將其家藏七十餘年詹天佑主持建築京張鐵路照片兩卷及有關留美幼童照片函件等珍貴史料，捐贈給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二）、譯註刊行「中國幼童留美史」中文本。（三）、編譯「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即本書。

高宗魯兄的努力，將中國近代現代史最重要的一章多年來內容貧乏的缺陷，應用直接史料填補無遺。

「中國幼童留美史」（*China's First Hundred*）原著人勒法吉博士（Thomas Lafargue）即曾於珍珠港事變前夕數度前往中國，在天津、北京、上海親訪當年留美幼童之健在者，遍覽中英文資料，廣徵博引撰成此書。並附有照片，資料翔實。譯述時力求「信」、「達」，並於原書圖片外，增添在美覓得之原始圖片、手跡及信件，益增本書之完整性。已經珍貴可讀。

如今這一冊「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內容的史料價值更高。兩書註釋，尤見宗魯兄謹於求真縝密

勤奮的功力。加以兩書譯筆親切生動，不只完全做到「信」、「達」的境界，並且於「詞達而已矣」之上，將當時中國政治、社會狀況以及寫信幼童當時的心情也傳達給讀者。如本書第（二）函黃開甲給巴特拉夫人信，敘述一八八二年一月幼童們被勒令回國到達上海時的情形有云：

「只有一個人上船來接我們——是管理我們信件陸先生，一個不如平庸中國人的頭等笨伯。他不僱用馬車或船將我們載往目的地——中國海關道臺衙門，却僱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程遲緩，使我們再度暴露於驚異、嘲笑的人群中。」

相湘深感這一段文詞實在非常親切動人：我少年時每日來往經行湖南長沙石版鋪砌的街道上被獨輪車（鐵輪內嵌木）磨擦的溝痕，也常見鄉村婦孺坐在獨輪車兩側，由她們的丈夫或大兒緩慢推動情形。鄉民將猪隻綑綁於獨輪車兩側推行的景象，更是日常看見。鐵輪和石版磨擦吱吱響聲，酒醉猪隻被震動的痛吟今仍如在耳際。

一九二〇年代，北伐軍克復長沙，湖南「國民日報」副刊主編易君左（家鉞，當時筆名「二郎神」），是相湘明德中學與北京大學兩母校的前輩。於副刊連續撰文抨擊這種獨輪車，市政當局才開始進行取締。由於這一親身見聞的經驗，對於黃開甲信函敘述，自感生動親切，而宗魯兄的譯筆傳神達意也由此使我欽佩。

黃開甲於同一信函中繼續寫道：「讓我用我的禿筆，來形容榮歸故國後現住的『監獄』。如果力不從心，你也可以想像此地有多糟。」原信曾描述：居住「監獄」即上海「求知書院」已關閉十年了，

大門十年未開啓，牆壁剝落，地板骯髒，石階滿佈青苔，門窗已潮濕腐爛。」「當你跨進門檻，立刻霉氣燻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徵我們的命運。入夜，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那潮濕瘴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一種昏沉襲罩著我們。這種侮辱刺痛著每一個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迫返華。」

黃開甲這一些詞意，足以代表許多留美尚未完成課業即被強迫回國的幼童心聲。這些人的怨憤，促使他們努力推動國家與社會近代化運動。

至於詹天佑非常幸運地在美學業告一段落，在主持設計監造京張鐵路時，更具有責任感，個人及國家榮譽感促使他憑藉本身學識努力向前，試看本書第（十六）函詹天佑給諸索布夫人信有云：

「我很幸運被任命現在的工作，中國已漸覺醒，而且急需鐵路，現在全國各地，都徵求中國工程師。中國要用自己的資金，來建築中國自己的鐵路。」

「好像我成爲中國最佳的工程師，因此全體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密切注視著我的工作。如果我失敗，不僅是我個人的不幸，也爲全體中國工程師和所有中國人的不幸，因爲中國工程師將不會再被人們信賴。」

「在我受命此工作前，即使出任之後，許多外國人公開宣稱中國工程師絕不可能擔當如此艱巨的重任，因爲要開山鑿石，並且修建極長的隧道。」

「但我全力以赴，至今已修成一段。」

相湘於詹天佑信函這幾段文詞，特別感覺興趣。因我曾於一九三〇年代三次遊歷長城，六次乘火車來往於詹氏生前精心構思設計監工建成，以具體事實完全否定外國人輕侮蔑視的八達嶺長三千五百八十英尺的隧道，也就是六次親見詹氏設計自青龍橋逐漸升高進入重峯疊嶺群山中，再駛入這舉世聞名的八達嶺隧道。每逢自燕京向西北行駛的列車到達青龍橋時，必須停靠站臺加掛一重型機車後推。——往上這一段鐵道是中國全境鐵路最大坡度：三十升一，高低相差五百七十六公尺——我們自然下車展拜山嶺中聳立的詹天佑銅像，並手抄徐世昌大總統撰的碑文。今早已錄存於自己回憶錄「三生有幸」中。而詹氏寄留美中學教師諾索布夫人的手札却遲至「傳記文學」第三十四卷刊載時才見到，反復詳細閱讀後亟引錄於「民國人物列傳」中的「詹天佑是國人自築鐵路的先導」。宗魯兄也由劉紹唐社長處知曉相湘在美通訊地址。多年以來，我們經常通信研討。今宗魯兄於本書自序中也提及三十年前往事，對我當時穿著的黃卡嘰布中山裝的印象深刻，使我慚愧之餘又非常欣幸：能榮獲這樣一位努力搜求直接史料的知己朋友：「三生有幸」，自非偶然。

多年以來，「臺大人」常喜歡說：「臺大是北大學風的延續。」相湘是北大出身又曾在臺大任教十二學年度，又深受胡適之先生的箴言「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要說十分的話。」傅斯年先生銘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身教言教影響，任教臺大時，不知不覺地常將胡、傅兩師箴言講給同學們聽，並期望他們身體力行，使「臺大是北大學風的延續」能流傳永遠。

今聞見高宗魯教授近十五年來的「三通鼓」，我期望海內外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的中國中年、青

年朋友都聞鼓聲興起，努力動手動腳找尋中美文化交流材料。這是相湘在非常興奮的心情下撰寫這
序文的心意。

吳 相 湘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感恩節前夕於美國

吳序

七